

第九回 豪華絢綺目不識丁 現任公卿直言無隱

詩曰：

生長豪華，蠢牛嘗學麒麟走。不知自醜，強要求婚媾。

引古稱誇哂，歎終朝嘔嗔入口。央尋細剖，方覺顏兒厚。

右調《點絳脣》

話說張公子被李公子立逼著，要張公子傳授考詩的備細，張公子一肚皮悶氣，正要借李公子替他發洩，因挑他說道：「這趙宛子小姐容貌雖不曾窺見，若論詩才，卻實實有幾分過人之處。但可恨他眼底無人，不識貴賤，信著筆一味譏誚於人。我今日去得匆忙，不曾打聽得他為人尖酸，見他做了一首詩出來，只認做是詩文丈接的好意，因信筆也做了一首和他。誰知他於詩中暗用古典捉人的白字，以賣弄他有才。我想，新慕名來的賓客，縱有一差二誤，也該包涵，就和盤托出，竟不顧人的死活。本當發作他幾句，又因他是個相公的女兒，又隔了簾子，雖說譏誚，卻無聲無色，沒人知道，因此忍耐了出來，暗氣暗惱。吾兄若進去，我小弟傳兄一個心法：任他題出來，只笑笑受了，要求婚，切不可做詩和他，便任他尖酸，卻就無奈我何了。」李公子道：「他一個死相公的女兒，縱有才取笑於人，也只好取笑那沒來歷之人，若是兄與我大臣之子，就是趙相公現在，卻也不敢輕薄，何況死後之遺女，怎敢取笑於人。他若弄弄嘴兒，我就與他一個沒體面。」張公子聽了大喜道：「如此方妙。不然，則你我貴介，俱無崖岸矣。今日暫時別去，候兄考詩後，看光景再商量。」說罷，就拱了手，各自上馬，意氣揚揚，或來或去。張公子回寓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李公子到趙相府門前下了馬，兩個老僕就要問他討名帖，李公子因說道：「朝廷能有幾個吏部尚書？尚書能有幾個公子？我李公子誰不認得？這名帖恐亦不消了。」遂昂昂然競往裡走。走到前廳內，老僕婦只得又引他到後廳。到了後廳，兩個老僕便左右立著不敢入去，他便不管好歹，也競走進去。及走到廳中，也只幾間大屋，卻關係宰相體統，只覺深深沉沉，肅肅穆穆，別自不同。李公子據一張椅子坐下，見兩傍雖列著七八個僕婦，卻悄然無一人敢上前說話。李公子坐了半晌，見無人瞅睬，只得開口向一個老僕婦說道：「我是北京吏部尚書李老爺的親公子，今年才二十二歲，聞知你小姐的詩才高妙，特特慕名而來，要請教一首，萬勿見拒。」老僕婦聽了，忙傳命入簾而去。不期小姐此時已在簾內窺見李公子的行狀，大都肥頭胖臉，是個酒肉氣象，絕無文章趣味。因他傳語求詩，欲要取笑他兩句，又見他口口吏部，聲聲公子，知是一個狂妄之人，恐惹是非，遂含忍住了，轉稱贊道他一首七言絕句，使他當不起而生慚愧。因題道：

醉中往往自稱仙，曾在長安市上眠。

若果《清平》題不愧，筆花應吐作青蓮。

小姐題完，因叫僕婦送了出來。與李公子道：「小姐題詩在此，要求公子和韻。」原來李公子是個酒徒，往往吃醉了便倒街臥巷，胡言亂語，吐得滿身穢污，人都呼他做齷齪李酒鬼。只因人懼怕吏部威勢，不敢盛傳，他卻自家原也曉得。今忽見小姐之詩開口就說他「醉」，就說他「市上眠」，就說他「吐」，又有了張公子先入之言，只認做真是取笑於他，一時之間，直急得他暴跳如雷，大聲亂嚷道：「我一個活尚書公子，與你死閣老的女兒，也相去不遠，你就知道我齷齪李酒鬼的渾名，也不該就題詩當面搶白，這等可惡！」正還要發作，只見簾內走出一個僕婦來，對著李公子說道：「小姐請問公子，這詩看得是那一句那一字傷觸了公子，指說明了，再發作也不遲。若是詩中之好歹尚有不分明，只輕信人挑撥之言而糊塗跳叫，未免遺識者之笑。」

李公子聽了，愈加焦燥道：「我李公子無書不讀，連文章也做得錦繡一般，終不成這一首歪詩就看不分明。你說我糊塗跳叫，我今說破了，看可是糊塗。這詩開口就說『醉中』，豈非取笑我是個酒鬼？又說我在『長安市上眠』，豈非取笑我醉後曾跌倒在街上？又說我『吐作青蓮』；我酒吃多了吐是時常不免，但我李公子滿腹皆魚肉珍饈，又不食酸薤野菜，那見得便吐作青蓮，豈非傷觸於我？我今一一說破了，再有何說？」只見簾子內又走出一個僕婦來，說道：「小姐說公子所論，字字皆肝膽之言，甚是有理，但恐詩有別趣，不是一人一論就可說得盡的。倘公子有高明的好朋友，不妨再請教一位，若論這詩也如公子之言，小姐情願囚首到公子行台來謝罪。若是推尊，不是譏誚，還求公子凡事謹慎。」李公子道：「我如此說明，他還不服，也罷，我就再煩個朋友作做證見也不難。但我是過路之人，相識朋友俱不在此，曲阜朋友我又不認得；惟王撫台在此做官，除非將此詩去央他看個好歹，便彼此沒得賴了，不知你小姐可有膽氣與他看去。」只見簾子裡又走出一個僕婦來，說道：「小姐說，此詩若蒙王憲台一評，則死生惟命，今日且求公子暫存厚道。」李公子在前已發作了幾句，後見小姐一味溫和，並不唐突，今又約定請撫台看詩，那裡好說狂妄之言，只說道：「我今且去，明日自有撫台作主。」說罷，依舊昂昂然走了出來。

到了寓中，又細細將詩看了兩遍，見說他「醉中市上眠」、「吐作青蓮」，愈看愈惱。到次日清晨，就收拾袖了詩，騎著馬，來見軍門。到了軍門前，竟不顧好歹，竟撥通撥通的擊起鼓來。守府門的職役看了，驚忙來問，是吏部尚書的大公子，又不敢十分發作，只得好好款住，叫人暗暗傳信入去。王撫台聽見是吏部李尚書的公子從京中出來，不知為著何事，只得先叫差官出來請公子到賓館中坐下，然後遲了半響，方走出來相見。遜坐了，就問道：「賢契榮歸，不知為著何事，這等匆匆來見教本院？」李公子道：「朝廷政事，道路間人何敢煩問。惟境內大臣之女，巧借考詩名色，而取辱過路大臣之子，似乎有傷老憲台大人之雅化。」王撫台聽了著驚道：「據賢契說來，恰是為趙少師令愛而發。但久知此女無論才學出群，即其為人，亦謙謹異常，絕不以筆鋒之利而傷剝貧士，何況大臣之子。不知賢契有何所見，而憤憤作此不平之鳴？萬萬不可信人過耳之言。」李公子道：「晚生隻身過此，並無同人。因久慕趙小姐詩名，因往求一詩以為榮。雖未曾具祝敬，其過失於草草，亦不為大過，奈何竟信筆題詩四句，將晚生在京時醉吐醜狀俱細細描寫出，與人作笑話，惡毒之情，其實難堪。無人可訴，只得來控稟大人，少為戒飭。」王撫台道：「只怕沒有此事。」李公子聽了含怒道：「晚生如此受辱，老大人猶溺愛為之不信，幸而其詩尚存，請大人一覽，辱晚生不辱晚生自見矣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在袖中取出趙小姐的原詩稿呈與撫台。撫台忙接了展開一看，看完，不禁大笑起來道：「本院就說趙小姐一個多才養之閨秀，決無取笑辱人之理。此詩乃賢契一時性急看差了。」李公子道：「四句詩又無甚深意，明明是說我好酒醉了，往往跌倒在長安市上，吐了滿地，就似畫的青蓮一般。老大人就要與他遮飾，恐也遮飾不來。」王撫台又笑道：「本院忝列督制，焉肯為遮飾。況此詩字句間具，

引借賢契才美，皆可考也，何用遮飾。」李公子道：「老憲台就說醉倒市上是贊晚生好處，請問老憲台，這醉倒市上稱仙又吐作青蓮，是那一朝、那一位才子的古典？」王撫台道：「大凡詩家賢美今人，不便稱揚，往往借前朝同姓才子以寓推尊之意。今趙小姐因男女考詩，難於面加譽美，因賢契姓李，故借引唐時大詩人李太白之高風俠況以表揚賢契之高風俠況。此加厚於賢契之美意也，賢契為何轉疑其取笑？豈不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」李公子聽了吃驚道：「據老憲台這般說來，這李太白也會吃酒，也會吃醉了睡在市上，也會吐作青蓮？」王撫台道：「杜工部《飲中八仙歌》，盛述李太白『自稱臣是酒中仙』，又稱其『長安市上酒家眠』。又因李太白別號青蓮，故贊賢契筆花吐氣，應作青蓮，非言吐酒也，賢契奈何轉認做取笑？豈不辜負這女子待賢契一團好意？」李公子聽了，沉吟了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王撫台因又說道：「賢契不須沉吟，若疑本院存私黨護，可將此詩呈與尊翁老先生一覽，則其好歹彰彰然明白矣。」因將原詩送還李公子。李公子見王撫台論詩鑿鑿有據，言事侃侃甚公，口才軟了，因說道：「細聆老憲台大人諄諄曲論，看此到是晚生多疑有罪了。本再詣趙小姐簾下少申荊請，只緣進省甚急，不能久住，統容進京，自竭誠致謝可也。」說罷，即別王撫台出來，正是：

詩情豈許俗人知，胡亂看來羞可知。
縱是蠢人顏面老，也應削去半邊皮。

李公子被王撫台解出詩中好意，帶譏帶笑，甚覺沒趣。回到寓處，也不敢去見張公子，竟悄悄的起身往北去了。張公子在寓，還要候李公子之信。後訪知他錯看了詩，見軍門討個沒趣，悄悄去了，自覺無顏，也須得悄悄去了，正是：

小人弄輕狂，多在熱鬧處。
及到決撒時，又會潛逃去。

李公子考詩之後，憤憤而去，趙小姐不放心，叫人打聽，方知虧王撫台解明詩不相傷，自抱羞慚而去，因自想道：「我只以為考詩選才，定逢吉士，誰知考了多時，竟不獲一可兒。只一司空，不期他先已有聘。大都是我命中不該配合佳偶，故強求無用，莫若甘老閨中，以延先少師數年之脈。若叫我以珠玉作瓦礫，苟且從人，這是萬萬不能。就是李公子之事，王撫台見詩，雖知非我之罪，然一女子，不安分閨閣中而垂簾考詩，亦未免多事，何況考來考去，未嘗有一實際。」因吩咐老家人道：「自今以後，考詩之事，我不行了。不但不去尋訪，就來領考者，也須一概辭去。」老家人道：「既不許人考詩，則撫台老爺這張告示貼在照牆上也是多事了，可要洗去？」趙小姐道：「洗去更好，免得留跡。」

眾家人領了小姐之命，正走出府門要叫人用水洗告示，忽見一個少年，正看完了告示，喜孜孜走到府門前，對著老家人拱拱手道：「我學生一路訪來，聞知府上小姐許人考詩，故特特走來，要求老丈通報一聲，感激不盡。」老家人忙忙回復道：「小相公昨日來還好，今日來遲。不湊巧了。」那書生聽了吃驚，因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莫非考詩原是虛傳？」老家人道：「考詩行了許久，怎是虛傳。只因近日有一位貴公子來考詩，不合生了些口角，故小姐惱了，吩咐我們從今日為始，凡有來的，一概謝絕，不許再傳。」正說者，只見又是兩個老家人，一個提著一桶水，一個拿著一張梯子，到對內照壁上去洗告示。那書生看見是真，連連跌腳道：「我怎這等無緣。急急趕來，偏不前不後收拾告示。」又想了一想，因上前對著老家人深深一揖道：「我學生雖說來遲，卻尚在未收告示之先。敢求老丈用個情人，入稟一聲，倘或小姐念遠來之苦。開恩一考，也不可。若定下破例，我學生去也甘心。」老家人見那小書生苦苦求他，又見那小生得俊秀異常，也怕失了對頭，因答道：「既是小相公這等相托，只得大著膽人去稟聲小姐，允與不允，我卻不能專主。」那書生道：「如此多感。」老家人遂轉身入內。不期小姐不在後廳，已入內閣。老家人不敢入去，只得轉叫一個僕婦到閣中去傳語道：「外面又有一個書生要求小姐賜考。」小姐聽了大怒道：「我已吩咐過叫他一概辭去，為何又來纏擾？」僕婦不敢進言，忙走出後廳，回老家人道：「小姐怪你纏擾，甚是不喜，還不快去辭了。」老家人討了個沒趣，急走到府門外，先搖著頭，對著那書生道：「相公請回罷，考詩是萬萬不能。」那書生聽了，慘然失色。默然無語，呆呆的立了半響，方想出主意來，忙叫跟隨的家人，開了拜匣，取出筆硯並一張箋紙來，寫了一首七言絕句，付與老家人道：「小姐既不容考，我道路之人，怎敢相強，只得快快去了。但來此一番，無限深情，兩不相照，豈不辜負。萬不得已，留此一詩，待我去之後，敢煩老丈傳與小姐一覽，雖也無益，算得一時行雲流水的影了。」老家人見那書生眷戀殷殷，不好又搶白他，只得糊塗接了。那書生見老家人接了詩箋，方拱拱手淒然而去。正是：

才與才交自合宜，相逢一定燥詩脾。
誰知不遇空歸去，眼慢眉低行步遲。

那書生見了老家人接了他那幅詩箋就要送進去。因見小姐才怪他纏擾，「若再送詩入去，豈不又是纏擾，更益其怒？欲要攔起不送入去，又恐怕有看見的報知小姐，又怪我隱匿了。」想來想去，忽想道：「纏擾之事小，不過罵我幾聲罷了，倘或隱匿誤事，便罪重當不起。」算計定了，便將詩箋拿到後廳來，依舊交與僕婦，叫他轉送入去。僕婦道：「小姐方才保怪纏擾，你怎麼不知事，又來纏擾！」老家人道：「不是我歡喜纏擾，無奈我命裡晦氣星進宮，恰恰撞見這纏魂之人。回已回絕了，不料他臨去之時又題了這首詩央煩我送入。若不送入，明日小姐知道，一定要罪我。」僕婦聽了，只得替他傳了入來。趙小姐此時考詩之舉一時止了，卻選婚無路，未免情思懨懨，只焚了一爐香，在那裡細玩司空約之詩。忽僕婦送到詩箋，他看見詩箋，也不問長短，竟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的是一首七言絕句。未看詩，先看字，早見龍蛇中隱隱帶簪花之體，十分秀美，已自喜動顏色，再細看詩時，卻是：

柳也嬌柔花也紅，如何戀戀只司空？
若非筆墨才相對，定是蛾眉畫不工。

小姐看完，不覺吃了一大驚，暗想道：「他譏俏我『才相對』、『畫不工』，這都罷了，怎我戀戀司空他都知道，這人定是個奇人了。」方問僕婦道：「這詩箋是那裡來的？」僕婦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是王用叫我轉送進來。王用現在後廳候信，小姐要知詳細，須去問他。」小姐聽了，那裡還等待的，即起身走到後廳來問老家人端的。只因這一問。有分教：才聯班謝，義結英皇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